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外国少年文学卷

阿·柯南道尔 著
(英)

中国和平出版社

● 主 编 韩作黎
●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陈少硕译.

-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外国少年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福… II. ①柯… ②陈… III. 长篇小说:侦探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95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十四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福尔摩斯的缺点之一——真的，如果你能把它叫做缺点的话就是：在计划实施之前，他绝不会将他的全部计划告诉任何人。无疑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个人高傲的天性，喜欢支配一切并使他周围的人们感到惊讶，一部分也是由于他本行工作上所需的谨慎，他从来不愿随便冒险。这样常常使那些做他的委托人和助手的人感到非常难堪，我就有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不快的经历，可是再没有比这次长时间地在黑暗中驾车前进更使人感到难受了。严重的考验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全部行动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可是福尔摩斯什么也没有说，而我则只能主观地推测他行动的方向是如何如何。后来我们的面孔感到了冷风的吹拂，狭窄的车道两旁黑洞洞的，都是一无所有的空间，我这才知道我们又回到沼地里来了。期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的那种心情，使我周身的神经都激动起来，马每走一步，车轮每转一周，都使我们更加接近了冒险的巅峰。由于有雇来的马车夫在场，我们不能畅所欲言，只好谈一些无聊的琐碎小事，而实际上我们的神经都已因情感的激动和焦虑被弄得十分紧张了。当我们经过了弗兰克兰的家，离庄园，也就是那出事地点已愈来愈近了的时候，才总算度过了那段不自然的急切状态，我的心情也才松弛了下来。我们

没有把车赶到楼房门前，在靠近车道的大门口的地方就下了车。付了车钱，并让车夫马上回到库姆·特雷西去，然后，我们就向梅利琵宅邸走去了。

“你带着武器吗，雷斯垂德？”

那矮个儿侦探微笑了一下。

“只要我穿着裤子，屁股后面就有个口袋，既然有这个口袋，我就要在里面搁点什么。”

“好啊！我的朋友和我也都作好相应的准备了。”

“你对这件事隐瞒得真够严密呀，福尔摩斯先生。现在咱们干什么呢？”

“就等着吧。”

“我说，这里可真不是个使人兴奋的地方，”那侦探说着就打了个冷战，向四周探望那阴暗的山坡和在格林盆泥潭上面积成的雾海。“我看到了咱们前面一所房子里的灯光了。”

“那是梅利琵宅邸，也就是我们这次旅程的终点了。现在我要求你们一定得用足尖走路，说话也只能低声耳语。”

我们继续沿着小径前进，看样子我们是要到那房子那里去，可是到了离房子约 200 码的地方，福尔摩斯就把我们叫住了。

“就在这里好了。”他说道，“右侧的这些山石是绝妙的屏风。”

“咱们就在这里等吗？”

“对了，咱们就要在这里作一次小规模の伏击。雷斯垂德，到这条沟里来吧。华生，你曾经到那所房子里面去过吧，是不是？你能分辨出各个房间的位置吗？这一头的几个格子窗是什么屋の窗户？”

“我想是厨房の窗子。”

“再往那边那个很亮の呢？”

“那一定是饭厅。”

“百叶窗是拉起来的。你最熟悉这里の情形。悄悄地走过去，看看他们正在做什么，可是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有人在监视着他们！”

我轻轻地顺着小径走去，弯身藏在一堵矮墙の后面，矮墙周围是长得很糟の果木林。借着阴影我到了一个地方，从那里可以直接望进没有挂窗帘の窗口。

屋里只有亨利爵士和斯台普吞两个人。他们面对面坐在一张圆桌の两边，侧面向着我。两人都在吸着雪茄，面前还放着咖啡和葡萄酒。斯台普吞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而准男爵却是脸色苍白，心不在焉，也许是因为他想到要独自一人穿行那不祥の沼地，心头感到沉重。

正当我望着他们的时候，斯台普吞忽然站了起来，离开了房间，同时亨利爵士又斟满了酒杯，向后靠在椅背上，喷吐着雪茄烟。我听到一声门の吱咯声和皮鞋踏在石子路上发出的清脆的声音，脚步声走过了我所蹲着的那堵墙另一面的小路。

由墙头一望，我看到那位生物学家在果木林角上的一所小房的门口站住了，钥匙在锁眼里拧了一下，他一进去，里面就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厮打的声音。他在里面只呆了一小会儿，后来我又听到拧钥匙的声音，他又顺原路回到屋里去了。我看到他和他的客人又在一起了，于是我就悄悄地回到我的伙伴们等我的地方，告诉了他们我所看到的情形。

“华生，你是说那位女士不在吗？”在我报告完了之后，福尔摩斯问道。

“是的。”

“那么，她会在哪里呢？除了厨房之外哪一间屋子都没有灯光啊！”

“我想不出她能在那里。”

我曾说过的那种大格林盆泥潭上的浓厚的白雾，这时正向我们这个方向慢慢飘了过来，积聚起来，就好像在我们的旁边竖起一堵墙似的，虽低但是很厚，而且界线也很分明。再被月光一照，看上去就像一片闪闪发光的冰原，还有远方的一个个突起的岩岗，就像是在冰原上生出来的岩石一样。福尔摩斯的脸转向那边，一面望着缓缓飘行的浓雾，一面口中不耐烦地嘟囔着：

“雾正在向咱们这边靠近呢，华生！”

“问题严重吗？”

“确实很严重，说不定会破坏我的计划呢。现在，他呆不

了很久了，已经 10 点钟了。咱们能否成功和他的性命安危可能都要决定于他是否在浓雾遮住小路之前出来了。”

我们的头顶上，夜空寒气逼人，星星闪耀着明澈的冷光，半个月亮高悬在空中，使整个沼地都浸沉在柔和而朦胧的光线之中。我们面前就是房屋的黑影，它那锯齿形的屋顶和矗立的烟囱的轮廓，被星光灿烂的天空清晰地衬托了出来。下面那些窗户里射出了几道宽宽的金黄色的灯光，向着果木林和沼地的方向照去。其中的一道忽然灭了，说明仆人们已经离开了厨房；只剩下了饭厅里的灯光，里面的两个人还在抽着雪茄闲谈。一个是蓄意谋杀的主人，一个是毫无防备的客人。

遮住了沼地一半的大雾，白花花的像羊毛似的一片，每一分钟都在愈来愈近地向房屋飘了过来，先到的一些淡薄的雾气已经在发着金黄色光芒的方形窗前滚动了。果木林后面的墙已经看不到了，可是树木的上半部依然屹立在一股白色水气涡流的上面。在我们守望着的时候，滚滚的浓雾已经爬到了房子的两角，并且慢慢地堆积成了一堵厚墙，二楼像是一条奇怪的、浮游在可怕的海洋上的船。福尔摩斯用手急切地拍着面前的岩石，烦躁地跺着脚。

“如果他在一刻钟之内再不出来，这条小路就要被遮住了，再过半小时，咱们把手伸到面前都要看不到了。”

“咱们要不要向后退到一处较高的地方去呢？”

“对了，我想这样也好。”

因此，当浓雾向我们流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向后退了退，这样一直退到了离房子有半里远的地方。可是那片上面闪耀着月光的浓白色的海洋，还在继续慢慢地、坚决地向着我们这个方向推进着。

“咱们不必走太远，”福尔摩斯说道，“他会在走近咱们之前就被人追上的。咱们可不能冒这个危险，一定得不惜任何代价坚守在这里。”他跪了下去，把耳朵贴在地面上。“感谢上帝，我想我已听到他走来了。”

一阵急速的脚步声打破了沼地的寂静。我们蹲在乱石之间，专心致志地盯着面前那段上缘呈银白色的雾墙。脚步声愈来愈响了，我们所期待的人穿过浓雾，就好像穿过一层帘幕似地在那里走着。当他走出了浓雾，站在被星光照耀着的晴朗的夜色中的时候，他惊慌地向四面望了望，然后又迅速地顺着小路走来，经过了离我们隐藏之处很近的地方以后，就向着我们背后那漫长的山坡走去了。他一边走，一边心绪不定地左顾右盼。

“嘘！”福尔摩斯噓了一声，我听到了尖细而清脆的扳开手枪机头的声音，“注意，它来了！”

由徐徐前进的雾墙里传来了不断的轻轻的叭嗒叭嗒的声音。那云状的浓雾距我们藏匿的地方不到 50 码远，我们 3 个人都死死地朝那里瞪大着眼睛，不知道那里将出现什么可怕的东西。我当时正在福尔摩斯的肘旁，我朝他的脸上望了一

眼。他面色苍白，但露出狂喜的神情，双眼在月光照耀之下闪闪发光。忽然间，他两眼猛地向前死死盯住了一点，双唇因惊异而大张着。就在那时，雷斯垂德恐怖得叫了一声就趴在地上了。我跳了起来，我那已经变得不灵活的手紧握着手枪。在雾影中向我们窜来的那形状恐惧的东西吓得我魂飞天外。确是一只猎狗，一只黑得像煤炭似的大猎狗，但并不是一只人们平常看到过的那种狗。它大张着的嘴里向外喷着火，眼睛也亮得像火球一样，嘴头、颈毛和脖子下部都在闪烁银光。这个突然由雾障里向我们窜过来的黑色的躯体和狰狞的狗脸，就是疯子在最怪诞的梦里也不会看到比这家伙更凶恶、更可怕和更像魔鬼的东西了。

那只巨大的黑家伙，跨着大步，顺着小路窜了下去，紧紧地追赶着我们的朋友。我们被这个幽灵惊得竟发呆到了如此的程度，在我们的神志恢复之前，它已从我们的面前跑过去了。后来，福尔摩斯和我两人一起开了枪，那家伙哀嚎一声，说明至少是有一枪已经打中了。可是它并没有停住脚步，还在继续向前窜去。在小路上远远的地方，我们看到亨利爵士正回头望着，在月光照耀之下，他面如白纸，恐怖得扬起手来，绝望地瞪眼望着那只对他穷追不舍的可恶的家伙。

那猎狗的痛苦的吼叫已完全消除了我们的恐惧。只要它怕打，它就不是什么鬼怪，我们既能打伤它，也就能杀死它。我从没见过谁能像福尔摩斯在那天夜里跑得那样快。我是一

向被人称作飞毛腿的，可是他竟像我赶过那矮个的公家侦探一样地把我给甩在后面了。在我们沿着小路飞快奔驰的时候，我们听到前面亨利爵士发出来的一声接连一声的喊叫和那猎狗发出的深沉的吼声。当我赶到的时候，正好看到那野兽窜起来，把准男爵扑倒在地上要咬他的咽喉。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福尔摩斯一连气就把左轮手枪里的 5 颗子弹都打进了那家伙的侧腹。那狗发出了最后一声痛苦的嗥叫并向空中凶狠地咬了一口，随后就四脚朝天地躺了下去，疯狂地乱蹬了一阵，便侧身瘫下去不动了。我喘着气弯身下去，把手枪顶着那可怕的淡淡发光的狗头，可是再扳扳机也没有什么用了，大猎狗已经死了。

亨利爵士躺在他摔倒的地方，失去了知觉。我们把他的衣领解开，当福尔摩斯看到了爵士身上并无伤痕，说明拯救还是及时的时候，他便感激地祷告起来。我们朋友的眼皮已经抖动起来了，他还有气无力地想要挪动一下。雷斯垂德把他那白兰地酒瓶塞进准男爵的上下牙齿中间，他那两只惊恐的眼睛向上瞧着我们。

“我的上帝啊！”他轻声说道，“那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不管它是什么，反正它已经死了，”福尔摩斯说道，“我们已经把您家的妖魔永远地消灭了。”

躺在我们面前的四肢伸开的尸体，单就那身体的大小和

它的力量来说,就已经很可怕了。它不是纯种血獾,也不是纯种的獒犬,倒像是这两类的混合种,外貌可怕而又凶狠,并且大得像个牝狮。即使是现在,在它死了不动的时候,那张大嘴好像还在向外滴嗒着蓝色的火焰,那小小的、深陷而残忍的眼睛周围现出了一圈火环。我摸了摸它那发光的嘴头,一抬起手来,我的手指也在黑暗中发出光来。

“是磷。”我说。

“这种乔装多么狡猾啊,”福尔摩斯一边说着,一边闻着那只死狗,“并没有能影响它嗅觉的气味。我们太抱歉了,亨利爵士,竟使你受到无比的惊吓。我本想捉的是一只平常的猎狗,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只。雾也使我们未能截住它。”

“您可是救了我的性命了。”

“可是却让您冒了这样一次风险。您还能站起来吗?”

“再给我喝一口白兰地,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啊,请您扶我起来吧。根据您的意见,咱们该怎么办呢?”

“把您留在这里好了。今晚您已经不适于再作进一步的冒险了。如果您愿意等一等的話,我们之中总有一个会带着您回到庄园去的。”

他想挣扎着站起来,可是他还虚弱得厉害,四肢也都在哆嗦。我们扶着他走到一块石头旁边,他坐下用颤抖着的双手蒙着脸。

“我们现在非得离开您不可了,”福尔摩斯说道,“剩下的

事还要去干不可，每一分钟都很珍贵。证据已经齐全了，现在只需要抓那个人了。”

“要想在房子里头找到他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当我们顺着小路迅速地走回去的时候，他接着说道，“那些枪声已经告诉了他鬼把戏完蛋了。”

“那时，咱们离他还有一段路，这场雾可能会把枪声挡住呢。”

“他一定是追随着那只猎狗，好指挥它——这点你们可以相信。不，不，现在他已经走了！可是咱们还是搜查一下房子，确定一下的好。”

前门开着，我们一冲而入，匆忙地由这间屋走进那间屋，在过道里遇到了一个惊恐万分的、衰老的男仆。除了饭厅之外，哪里也没有灯光。福尔摩斯急忙地把灯点亮，房子里面任何一个角落都被找遍，但是丝毫没有看到我们所追寻的那人的踪影，最后在二楼上发现有一间寝室的门被锁了起来。

“里面有人！”雷斯垂德喊了起来，“我听到里面有东西在动。把这门打开！”

从里面传出了低弱的呻吟和沙沙的声音。福尔摩斯用脚底板往门锁上面一蹬，一下子就把门踢开了。我们3人端着手枪冲进屋去。

可是屋里并没有我们想要找的那个不顾一切、胆大妄为的坏蛋。面前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景，我们惊讶得呆

立在那里望着。

这间屋子被布置成小博物馆的样子，墙上装着一排安着玻璃盖的小匣，里边装的全是蝴蝶和飞蛾，那个诡计多端和危险的人把采集这些东西当做了娱乐消遣。在屋子中间有一根直立的木桩，是什么时候为了支持横贯屋顶、被虫蛀了的旧梁木才竖起来的。这根柱子上面捆着一个人，那人被布单捆绑得不能出声，你无法马上辨认是男是女。一条手巾绕着脖子捆在背后的柱子上，另一条手巾蒙住了面孔的下半部，上面露出了两只黑眼睛眼中充满了痛苦与羞耻的表情，还带着可怕的怀疑死盯着我们。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把那人嘴上和身上捆着的东西都解了下来，斯台普吞太太就在我们的面前倒了下去。当她那美丽的头下垂在胸前的时候，我在她的脖子上看到了清晰的红色鞭痕。

“这畜生！”福尔摩斯喊道，“喂，雷斯垂德，你的白兰地呢？把她安置在椅子上！她已因受虐待和疲竭而昏过去了。”

她又挣开了眼睛。

“他安全了吗？”她问道，“他跑掉了吗？”

“他从我手里是逃不脱的，太太。”

“不是，不是，我不是指我丈夫。亨利爵士呢？他安全吗？”

“他很安全。”

“那只猎狗呢？”

“已经死了。”

她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满意的叹息。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噢，这个坏蛋！看他怎样虐待我的呀！”她猛地拉起袖子露出胳膊来，我们惊恐地看到臂上伤痕累累。

“可是这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他折磨了、污损了我的心灵。只要我还存在着希望，他依然爱我的话，无论是鞭打、寂寞、受骗的生活或是其他，我都能忍受，可是现在我明白了，完全明白了，我也是他的欺骗对象和作恶的工具。”她说着说着就突然痛心地哭了起来。

“您对他已彻底看透，太太，”福尔摩斯说道，“那末，请告诉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吧。如果您曾帮着他做过坏事的话，现在就来帮助我们以赎前愆吧。”

“他只能选择一个地方去，”她回答道，“在泥潭中心的一个小岛上，有一座旧时的锡矿，他就是把猎狗藏在那里的，他还在那里做了准备，以供躲避之用。他一定会向那里跑的。”

雾墙像雪白的羊毛似的紧围在窗口外面。福尔摩斯端着灯走向窗前。

“看，”他说道，“今晚谁也找不到走进格林盆泥潭的道路的。”

她拍着手大笑起来。她的眼里和牙齿上都闪烁着可怕的狂喜的光芒。

“他只能找到走进路，可是永远也别想再出来了，”她喊了起来，“他今晚怎么能看得见那些木棍路标呢？是他和我两个人一起插的，用来标明穿过泥潭的小路。啊，如果我今天能够都给他拔掉有多好啊，那样您就真的能任意处置他了！”

显然，在雾气消散之前，任何追逐都是枉费心机的。当时我们留下了雷斯垂德，让他照看房子，而福尔摩斯和我就和准男爵一起回到巴斯克维尔庄园去了。关于斯台普吞家人的实情再也不能瞒着他了，当他听到了他所热爱的女人的真情的时候，竟能勇敢地承受了这个打击。可是夜间那场冒险的震惊已经使他的神经受了损伤，天亮之前他发起高烧来，神志昏迷地躺在床上，摩梯末医生被请了来照顾他。他们俩已经决定了，在亨利爵士恢复健康的精神之前就要一起去作一次环球旅行，要知道他在变成这份不祥的财产的主人以前，他是个多么精神抖擞的人啊。

现在我要很快地结束这段奇特的故事了，在故事里我想使读者也体会一下那些极端的恐怖和模糊的臆测，这些意识长时期地使我们的心上蒙了一层阴影，而结局竟是如此的悲惨。在那猎狗死后第二天的早晨，雾散了，我们由斯台普吞太太指引着找到过一条贯穿泥沼的小路的地方。看着她带领我们追踪她丈夫时所表现出来的急切心情和喜悦，使我们体会到这个女人过去的的生活是多么地悲惨。我们让她留在一个窄长的半岛似的、坚实的泥煤质的地面上站着。愈往泥沼里面

走,这块地面就变得愈窄。从这块地面的尽头竖起一根根小木棍,沿着这些小木棍就是那条陌生人无法走过的,曲曲折折的,由一堆乱树丛到另一堆乱树丛的,蜿蜒在漂着绿沫的水洼和污浊的泥坑之间的小路,繁茂的芦苇和青葱多汁而又粘滑的水草散发着腐朽的臭味,浓重的油气迎面袭来,我们不只一次地失足,陷入没膝的、黑色的、颤动着的泥坑里,走了数码之路,泥还是粘粘地沾在脚上甩不下去。在我们走着的时候,那些泥一直死死地拖住我们的脚跟。当我们陷入泥里的时候,就像是有一只恶毒的手把我们拖向污泥的深处,而且抓得那样紧那样坚决。只有一次,我们看到了一点痕迹,说明曾有人在 我们之先穿过了那条危险的路。在粘土地上的一堆棉草中间露着一件黑色的东西。福尔摩斯由小路上向旁边只迈了一步,想要抓住那样东西,就陷入了泥潭,直陷到了腰那样深。如果不是我们在那里把他拉了出来的话,他就再也不会站到坚硬的陆地上来了。他举起一只黑色的高筒皮鞋,里面印着“麦尔斯·多伦多。”

“这个泥浴还是值得一洗的,”他说道,“这就是咱们的朋友亨利爵士失去的那只皮鞋。”

“一定是斯台普吞逃跑时丢在那里的。”

“正是。他让猎狗闻了鞋味去追踪之后还把鞋留在手边,当他知道把戏已经被拆穿了而逃跑的时候,仍把它紧抓在手里,在逃跑的途中就来到这里了。我们知道,至少一直到这里

为止他还是安全的。”

我们虽然可以作很多推测，可是永远也不能知道比这更多的情况了，在沼地里根本无法找出脚印来。因为冒上来的泥浆很快就把它盖上了。走过了最后的一段泥潭小路，走到坚实的土地上的时候，我们就都急切地寻找起脚印来了，可是一点影子也没有看到。如果苍天没有说谎的话，那么斯台普吞就是昨天在挣扎着穿过浓雾走向他那隐蔽之所的小岛时并没有能达到目的地。在格林盆大泥潭中心的某个地方，大泥潭的污浊的黄泥浆已经把他吞了进去。这个残忍的、凶狠的冰冷的人就这样地永远被埋葬了。在他隐藏他那凶猛的伙伴的、四周被泥潭所环绕的小岛上，我们找到了很多他所遗留下的痕迹。一只大的驾驶盘和一个一半装满了垃圾的竖坑，说明这是一个被废弃不用的矿坑的遗址。旁边还有支离破碎的矿工小屋的遗痕，开矿的人们无疑地是被周围泥潭的恶臭给熏跑了。在一个小房里，有一只马蹄铁、一条锁链和一些啃过的骨头，说明那里就是隐藏过那只畜生的地方。一具骨架，躺在断垣残壁之间，上面还粘着一团棕色的毛。

“一只狗！”福尔摩斯说道，“天哪，是一只卷毛长耳猎犬。可怜的摩梯末再也看不到他所宠爱的那只狗了。嗯，我不相信这里还有什么我们还没有搞清楚的秘密。他可以把他的猎狗藏起来，可是他不能使它不出声，因此才出来了那些叫声，甚至在白天听来也很刺耳。在急需的时候，他可以把那猎狗